

辛亥灤州之役：

「炸彈隊長」凌鉞

吳 崇 蘭

「友情王國」第一章

美京得識凌鉞掌珠

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必須先介紹鄭伯罕這一家，作為楔子。

彷彿是我家來到華盛頓的那年罷，我們就認識了鄭伯罕與凌國治兩夫婦。

偶爾認識的人，說起來也很多。但是像鄭家這樣「願意」和我們繼續來往，又一直住在同一個城市裏，「能够」與我們繼續來往，這樣的人就不多了。

鄭伯罕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學。現在美國國務院工作。他中等個子，是歷經八年抗戰亂離的中年人。有些許發福，為人正直忠懇，在來美國之先，因陸沉避難香港，流落調景嶺。其夫人凌國治，也是在香港結識。

我們和鄭家相識時，凌國治尚在美國學校繼續深造。鄭家屢次遷居，鄭伯罕的工作屢次調換，都是為的遷就凌國治讀書與工作的方便。說起這位凌國治，她就是民初河南革命志士凌鉞唯一

的掌珠。

凌國治學的是特殊教育。畢業之後，先在波士頓一個盲聾學校任教。後來又轉到華府特殊教育發展中心擔任教職，現在已成爲該中心的一個台柱教員。在波士頓及華府，曾經與她的學生兩次上電視台作示範教育。她是一個嬌小型的女孩。圓臉、大眼、菱角嘴、粉白的皮膚，加上她不疾不徐的說話，帶上手勢的小動作，使她看來像一個可愛的洋娃娃。她常常說：在她的記憶深處，她總忘不了小學裏一位體育老師和一位勞作老師給她的印象：她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她是全班最小的一個學生，她的功課都不錯，只是體育和勞作總是赤字。體育老師因爲她不會把排球發過網，曾經抓着她的手用力搖擺，她就像老鷹爪下的小雞，含着淚無助地看着老師。……至於勞作老師，由於她的成績不佳，從來不正眼看她的作品。有一次做陶泥，她小心翼翼的決定要盡力做些使老師讚賞的東西出來，她當時捏了一個盤，盤上有一棵樹，自己覺得很得意，老師却沒有看

它一眼就走過去了。她從此對勞作失去興趣。現在她自己做老師，她常以那位體育老師與勞作老師爲戒，她覺得一個做老師的，除了要懷着愛心去教育學生外，還要把握着機會，適時給予學生讚賞與鼓勵。這是她教書的祕訣，也是她獲得優異成績的緣故罷！

我曾經在凌國治家裏看到過她的一位得意學生陳寶蓮。那個既聾又盲的女孩，真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一個新環境，只要帶她走一遍，告訴她那裏是廚房，那裏是客廳，那裏是臥室，那裏有桌椅，那裏有櫥櫃，她便能記得清清楚楚，能够一個人摸來摸去了。她能煮飯，燙衣服，也能做許多生產工作。她送給凌國治一張腳踏毯子，就是她自己編織的。細緻，均勻，而且有花紋。她的靈巧，她的聰明，真令人驚奇。我後來會實地到華府特殊教育發展中心去參觀，並且實地觀察凌國治的教育工作，我看到她耐着性子教育盲走路，爬樓梯，教聾啞的學生發音，打手語……我才發現使得盲聾女孩陳寶蓮脫胎換骨的老師底

辛苦。當時凌國治曾慨嘆地說：

「孩子都必須從教走路開始，你就可以知道教育途程的遙遠了。——不過，他們天天有進步。」

天天有進步！對一個做教師的來說，有什麼比看到自己所教的學生日日進步更快樂的呢？凌國治能兩次上電視台作示範教育，也就不是偶然的僥倖了！

凌國治幼時，由於她父親工作不時流動，行蹤無定，生活清苦，一直依外婆為生，那時她所用的東西，她所穿的衣服，都是表姐們用過的，穿舊的。她小小的心曾經發誓：長大自己賺錢的時候，決不再穿別人穿過的衣服，用別人用過的東西。後來她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時，她在學校裏，也是最清寒的學生，她的父親常常對她說：「你不要覺得窮就羞恥，也不要為窮悲傷，正因為你的父親窮，你才值得驕傲。你應該為你這樣一個父親驕傲。」她那時候並不十分明白她父親的意思。後來她長大了，她才真正了解！她有這樣一個父親，是真正值得驕傲的。

凌老夫人憂患餘生

經過不知多少次的來來往往，也經過了好幾個春去秋來，更經過了好多次的搬家遷居，凌國治終於將她那在香港居留的寡母凌葉淑漪太夫人接來了。那時老太太六十多歲，頭髮白的多，黑的少，牙齒卻很整齊，身體也很健康，她瘦瘦的身材，鵝蛋形的臉，清清爽爽梳着一個巴巴頭，儘管她已是望七之年，仍可以看出她年輕時候的

風韻。她燒得一手好菜，人又慈祥和氣，我們在鄭家聚會的時候也就更多。聚會的時候，不特大飽口福，臨走時，也像到四川人家做客一樣，人有雜包帶回家。

凌母葉太夫人是廣東新會人。那時凌鉞正在廣東工作，當地的人，很少肯把女兒嫁給外省籍的人，但是由於她的母親是湖南人，所以在許多提親的人中，獨獨慧眼識英雄，選中了外省籍的凌鉞為女婿。從此夫唱婦隨，跟着這位革命志士餐風露雨，東奔西走，吃盡辛苦，毫無怨言。

凌老太太來美後，帶來不少凌鉞志士遺留的墨寶。這些墨寶，有孫中山先生的親筆，有凌鉞志士自己的遺墨。只是年代久遠，水跡虫蛀，紙張已經變黃，變脆，稍不小心，就有破裂的可能，看到這些，不免令人有興衰存亡之感。

我們從凌老太太口中，也知道不少凌鉞志士的生活逸事，越發令人感到尊敬欽佩。

一九七四年二月廿三日，是凌老太太七十壽辰，她的女兒女婿曾設席華府的著名餐廳，歡宴友好，為凌老太太祝壽，我家亦曾參加。外子周谷當時曾作賀壽歌：

凌氏男兒塞北行，許身為國忠烈士。

灤州一役神州醒，更以餘年勤政事。

夫人葉氏伴相隨，不畏風霜與困危。

烽火起兮入巴蜀，堪憐未幾痛分飛。

孤孀獨力撫孤女，女貌如花花解語。

茹苦含辛督教嚴，卒使長成識書禮。

女名國治志堂堂，隨夫伯罕渡重洋。

作福盲啞功最著，主持家政苦備嘗。

夫唱婦隨甘藜藿，孝鳥反哺欣有託。

愛犬雙雙依膝前，母女相聚團圓樂。

高歌一曲娛母懷，膝下承歡逐客陪。

刀叉竹筷絲衣舞，佳餚常聚故人來。

金鈴傳來古稀壽，柏老松堅枝挺秀。

人生七十方開始，福澤綿綿得天佑，

（張羣先生創人生七十才開始。）

南蠻北狄集高堂，蟠桃壽麵齊稱觴。

節婦孝女天賞識，壽比南山福祿康。

祝壽歌即席朗誦，贏得不少掌聲。因為這首歌雖不是傑作，卻道出了凌氏一家的家史。

凌國治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女孩，她能寫能畫，也能演唱新歌舊戲。曾經有人在舊金山主辦的中華聯誼通訊上，將她列入華府的十六金釵之一。

從我們交往的許多日子中，從她，從她的母親，我得知很多凌鉞志士的祕辛，我也曾細讀凌鉞志士親筆起草的「辛亥灤州之役」。悲歌慷慨，字字血淚，我感動之餘，決定將這一段革命史實，以及這位高風亮節志士的祕辛公之於世，或者能振奮人心，有助於挽救頹廢的世風罷！

河南凌家兄弟才俊

凌鉞，字子黃，河南固始縣南鄉樟柏嶺人，生於民國前三十年。凌家先世，據凌氏家傳說：太爺原是一個遊手好閑的人，有一年年底，他窮極無聊，就想出去溜達，剛出大門，一脚踢到一個銅錢，他覺得這是一個吉利好兆，就拾起那個

錢，去賭館裏賭博，居然大贏。他即將贏得的錢，買田買地，購屋置產，從此改邪歸正，安份守己，以耕讀持家。到凌鉞的父親手上，家中仍有薄田數十畝。

凌鉞之父一共有六個親兄弟。凌鉞是六兄弟中之第四房。凌鉞親兄弟三人，他居長，若以叔伯兄弟合家大排行算，他就行四。他在小時，就是一個活潑好動的孩子。他十四歲時，曾和他的弟弟到商邱去考秀才，結果十一歲的十四弟弟凌冰高中秀才，他卻榜上無名，鐵羽而歸。他既失意



辛亥革命志士灤州之役炸彈隊長凌鉞民國三十五年卒於立法委員任內。

科舉，決改就當時的新制學校，如是他考取了天津南開學堂。便離家到學校寄宿讀書，不久他的七弟凌濤，十四弟凌冰和十三弟，亦相繼進入南開學堂讀書。後來這三個弟弟都受他的影響，參加革命，炸彈隊隊員凌亮，即是他的十二弟。當時凌氏一門，很出了一些人才。如他的胞弟凌勉之，曾歷任天津市教育局長、公務局局長等職。七弟凌濤是礦物學專家，十四弟凌冰學教育，曾為南開大學教務長，二十七歲就當了駐古巴公使。

在南開讀書的時候，凌鉞見清廷腐敗，國事日非，便已有革命思想。

像當時許多的愛國志士一樣，他熱血澎湃一心希望清廷能夠醒覺振作，革新政治，奮力圖強。一些有革命思想的小冊子，在愛國青年的手中傳閱。凌鉞亦常在深夜，躲在床上被窩中，偷偷展讀那些革命書籍。他的三個弟弟，也深受他的影響，偷讀革命書籍，吸收新知識，孕育新思想。

凌鉞進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後，

對於革新清廷之事更為積極。直到清廷將愛國請願代表充軍新疆，從此對清廷改革之念才絕望。毅然加入同盟會，以聽戲，打茶圍，逛窯子等作為夜間活動之掩護，組織北方共和會，暗募會員，與同學李大劍、于樹德等，宣傳三民主義，密運軍火，製造炸彈，積極從事革命，常因晚上運歸，校門關閉，必須翻牆進校，才能上床睡覺。李大劍與于樹德後來誤入歧途，作了中共的領導人物。

凌鉞廣額隆鼻，目如閃電，聲似洪鐘，個子不高，卻很精幹。他不特高瞻遠矚，亦且有知人之明，他為人固執，說話衝動，口齒鋒利，做事積極，演講時，語語都是針針見血，十分動聽，他嘗謂同志：「若不急起革命，將為波蘭之續。」

北方起義炸彈隊長

武昌起義之時，在京津同時發難的革命黨人，凌鉞是主要人物之一。他們在天津日、法租界，組織機關，運動軍隊，並編敢死隊，凌鉞自任隊長，及時轟轟烈烈參加敢死隊的，有七十多人，他的堂弟凌亮，也是敢死隊員之一。

敢死隊於辛亥十月初二日向灤州出發，全部化整為零，化裝成小販、乞丐、教士、腳夫、賣藥者……自不同車站上車，不同車站下車，至灤州駝子頭集合時查點隊員，僅得三十餘名。當時由凌鉞指揮，向灤州城東門外駐軍第二十鎮第七十七標包圍。該標第一營營長施從云，二營營長王金銘，三營營長張建功先有密約，這時，敢死

隊將推舉施為北方革命軍總司令，王為北方革命軍政府大都督，張為副都督之命令，旗幟、印信，高聲宣佈，並齊呼「如不相從，即用炸彈轟炸，同歸於盡。」當時敢死隊手執槍彈，環立營外，視死如歸。使全軍震動。遂迎凌鉞隊長入營密商約二十分鐘，一舉成功。正式通告各國，共和成立。

黨人白雅雨，佈署占據首都計劃，依照武漢首義，組織北方軍政府，凌鉞兼任外交及司法部長。天津各國領事接到通告，公推德國領事為代表，至灤州參觀相機處理。德國領事見軍政府陣容嚴謹，人民愛戴，乃致各國駐津領事欽佩之意，承認義軍為交戰團體。外交部長凌鉞代表義軍全體，竭誠答覆，其講辭，慷慨激昂，有聲有色，並攝影盡歡。

為占據首都，推翻政治中心，義軍於十一月十六日誓師進軍。當時因副都督張建功叛變，勾結王懷慶、曹錕，約為內應，引起槍戰，敢死隊與之相持數小時，始得保護軍政府高級人員衝出空屋，至車站與大軍會合，旋遇王懷慶及曹錕所部軍隊，又起激戰。當時曹、王見義軍銳不可當，急鳴停戰號表示願降，王金銘大都督，施從云總司令及參謀陳濤，信以為真，往敵營談判，卒為曹、王所騙而遇害，白雅雨等均被虜，雙膝以下遭砍斷，以其至死不屈。此時義軍已無作戰之能力，為保持實力，遂化整為零，陸續向天津集中。凌鉞身懷炸彈三枚，白郎寧手槍一支，準備衝過敵人防線有意外時與其一拚。當時天津北方共和會以灤州一役中之革命黨員，都是會中的

精英，而敢死隊的各同志，尤為北方革命之主刀，竟至潰散，存亡莫卜，無不為之悲憤。北方日報已登載炸彈隊長凌鉞陣亡大新聞，同志們正擬將凌鉞與其他烈士一起開追悼會，及見凌鉞歸來，有若隔世重逢，無不喜極而泣。由灤州之役，凌鉞炸彈隊長之名從此遠播。

法國巡捕見面敬禮

共和會自灤州之役失敗後，一面用暗殺手段掃除障礙，一面策動軍隊義舉。北方軍隊之變化，暗殺之盛行，無不是由北方共和會主動。清廷恨之入骨。因為不知共和會地址，無法破獲，後來共和會因有奸細滲透加入，偵明真象，清廷即以英租界小白樓盜案，向法租界工部局報稱法租界生昌酒店，為搶劫英租界盜匪之窩藏地。法工部局派捕於夜八時將酒店包圍，凌鉞、于樹德等七人正在內計議革命進行事，身皆藏手槍，遂以為盜匪而被拘入捕房。天津警察廳長兼北洋探訪局長楊以德，賄英租界被盜者前往認證實，且由總督衙門交涉引渡，幸而被盜者天良發現，不會認，而共和會秘書主任亦用多數黨人聯名專函法國領事甘世東，正式聲明凌鉞等為灤州之役革命黨人，而炸彈隊長之名，各報都有記載，依國際法應得政治犯之保障，法領事立即解除刑具，恢復凌等自由，且令巡捕在法租界內，嚴加保護革命起義人凌鉞。此後凌鉞在法租界與巡捕相遇，巡捕都以長官禮向他致敬。民國誕生，開慶祝會，夜晚提燈慶祝，各租界以提燈人數太多，恐生意外，有阻撓提燈會之意，經革命要人多

次交涉，均無結果，最後凌鉞出面，各領事立即允許前進，並且一致表示慶祝。這也是凌鉞一生中認為得意的快事之一。

七次坐牢幾陷於危

凌鉞一生，在革命前後，總計坐過七次牢獄，其中以袁世凱誣陷他坐牢最為波折。

當時民國成立，和議條約之一為：以臨時大總統讓位袁世凱。這無異是將政權授於野心家之手。凌鉞當時竭力反對。他認為那些主張以總統相讓的人，僅有種族革命的思想，而無改良政治的知識，革命不够徹底。他為這事，不惜在南京和孫中山先生當面拍桌拍椅，反目相向。他當時說：我是為革命而革命，我不盲目追隨，也不盲目信仰，我在革命行列中尊重你的地位，不是為的將來高官厚祿。袁世凱是個野心家，一朝得志，我輩必無葬身之地……（凌鉞在他「辛亥灤州之役」手稿中，只說：孫總理生性仁厚，志切愛民，不能不委曲求全。）但當時袁氏實權在握，凌鉞孤掌難鳴，欲振乏力。

袁氏就職臨時大總統後，凌鉞返豫主持黨務，被河南各界公推為赴京拒債代表。袁氏密令陸軍執法處長陸建章，藉口凌鉞為雲南都督蔡錫部屬，犯法逃京，將凌鉞捕至陸軍執法處，欲加誣害。

凌鉞在獄中，袁氏先派人來說項：意謂凌與袁為同鄉，同鄉應該互相幫忙，若果凌能親袁，高官厚祿，不難獲致。凌鉞回答：「此為民主時代，不是皇帝時代」而嚴予拒絕，並在獄中日夕

向獄吏宣傳革命，不願自己生死安危。

凌鉞被捕後，在天津辦白話「當頭棒槌」的張良坤，以旅津河南同鄉會名義，電河南臨時省議會旅京同鄉，一致救援，臨時國會河南議員阮慶瀾、林英鍾提出質問，直隸議員李渠，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監督資格，證明凌鉞為該學堂法律科學員，絕非雲南軍官，且從未曾去過雲南……各方同志的聲援，袁氏畏於清議，不得已，只好以誤捕之禮，恭送凌鉞出獄。

由於凌鉞革命宗旨不變，袁氏謀再陷害凌鉞，曾以三百銀洋，賂凌鉞之勤務兵，欲其說出凌



凌鉞夫人葉玉慶女士(前坐者)與女婿鄭伯罕(後排右)女公子凌國治(右二)從孫女學慧、孫女婿周中興合影。

鉞藏身之地，勤務兵拒賂逃往租界，寧以檢拾破爛為生，終不願出賣凌鉞。此後，袁世凱更積極迫害黨人，黨人遭其毒手的有張振武、宋教仁、劉士廷……更拘捕凌亮，搜捕張良坤……凌鉞遂隨中山先生、黃興、胡漢民……等革命黨人，相繼出亡日本，繼續革命。凌鉞最後一次被捕坐牢，是在民國十六年清黨時，他在武漢被共產黨逮捕下獄。幸虧他北洋法政學校同學于樹德，亦即灤州之役的敢死隊員，竭力反對，並為其担保，才得出獄。于樹德是中共的早期黨員，在國民黨聯俄容共期間，他在武漢頗有地位，才有力量救出這位一生反共的凌鉞。

凌鉞與革命黨人黃興，私交甚厚。然於公則為中山先生信徒。凌鉞晚年嘗對其親人說：他流亡日本時，值國民黨改組，黨人票選總理，黃興率日本浪人多人，擬爭票櫃，孫先生坐票櫃旁，形單勢孤，凌鉞得悉，乃率平日交好的日本浪人，一湧而入，與黃興所率浪人大打出手，只此一戰，有助於奠定了中山先生在黨中的崇高地位。而凌鉞從此於炸彈隊長之外號外，又增添了一個「十三暴徒」之雅號。

早知汪馮反復無常

凌鉞的判斷能力很強，他不但料事如神，亦且有知人之明。

在汪精衛與馮玉祥劣跡未顯之

時，凌鉞就是反汪反馮最力的人。他覺得汪精衛虛有其表，馮玉祥則頭有反骨，是個偷天換日的老奸巨猾叛將。

有一次，上海半淞園有一個政治集會的聚餐，在議事中，他一時性起，跳到桌子上，大罵汪精衛，隨口就是一篇精采演說，報紙將他的演說發表，大為轟動，而汪精衛亦更恨之入骨。汪精衛與馮玉祥曾聲言要聯合抵制他，後來立法院長胡漢民欲任凌鉞做立法委員，汪精衛與馮玉祥忌他說話耿直，竭力反對，亦是本此。而他竟為直言而賦閑潦倒多年，以借債度日。倒是他在半淞園站着演講的那張桌子，半淞園為他特別保存，留作紀念，亦算是一件慰心事。

又有一次政治聚會，林森作主席，大家都是老同志，開會時，七嘴八舌，秩序紛亂，凌鉞見林森做主席唯唯否否，不能控制全場，竟上台將林森一把抓下來，說道：「你是木頭，你是木頭！」然後自己上台做主席，將全場控制。此事雖然使林森很失面子，但林森對此卻相當有雅容氣度。後來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戰時在重慶病重，有友人去探病，林森尚主動問友人：「最近見到子黃否？子黃近況如何？」時凌鉞身體孱弱多病，友人乃以「子黃多病」對，林森當時還嘆息着說道：「啊！都老了。代我問候他。」友人將林森的話傳給凌鉞，凌即說：「林森活不久矣！」他認為人之將死，靈台清醒，一切相關人物都會想起來。果然，不久林森即去世。此為民國三十二年八月間事。

不過凌鉞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有一次，凌鈺回河南故鄉，偶遊僧寺，見一小沙彌，長得五官端正，乾淨利落，十分討人喜歡，心中忽然起了憐惜之念。覺得這個小沙彌如能有人給予機會，好好教育，加以指點培植，努力進修，必然大有出息，能夠有所作為。讓他在深山僻地，禮佛唸經，終其一生，大為可惜。於是，為得英才而教育之一念，商得主持僧的同意，令其還俗，更名王靜如，收為義子，刻意培植。

殊不知這個小沙彌自深山僻地進入萬丈紅塵，頓迷方向，書不好好讀，事不好好作，對凌則陽奉陰違。成日哼唱京戲，遊手好閑，不作正事。後來雖讓他外出獨立謀生，仍不時向凌伸手要錢。

凌死之日，王靜如已成家，倒也知道前來靈前行禮如儀，盡了孝子之心。

只是喪事結束，王靜如又向凌夫人伸手索錢，凌夫人將鄉間一棟小屋給了他，又將治喪委員會節餘的錢，給了他部份，叫他買塊地，從此自耕自食，再不能存依賴之心。而廣州師範畢業的凌夫人，卻在立法院內做個小書記，整日寫鋼板，與其掌凌國治生活在一起，當時許多凌鈺的友人都說：

「瘦子，你怎麼不想想你以後怎樣生活？」凌夫人卻覺得凌鈺一生，豪氣干雲，不喜居積，一直都是兩袖清風。這治喪委員會辦喪事節餘下來的最後一筆錢，給了王靜如也好。只要他從此能够好好努力，不再遊手好閑，也就了了凌鈺的一樁心事，可慰忠魂於地下了。

潛廬居士窮而彌堅

凌鈺既因直言得罪了汪精衛與馮玉祥，受到他們的聯合排擠，而賦閑在家，不免經濟蕭條，生活緊促，以舉債度日，而致於兩餐不繼。掌上愛珠，也不得不割捨交由其岳母葉太夫人在粵帶養。其境况之困苦淒寒，不言可喻。

一日，監察委員劉覺民來訪，見其家徒四壁的蕭瑟情况，心甚不平，回去後即面晤立法院長孫科，陳述凌鈺窘境，認為當日追隨國父的革命志士，今日即將成為街頭餓殍，是為黨國之恥辱。孫科遂荐其為立法委員，但仍以謹言相戒。自是凌鈺收斂鋒芒，謝絕交遊，雖然看不慣一些人的官僚作風，看不起一些在國難當頭，仍飽食終日，言不及義的人，也不再肯多言，自題其居屋曰潛廬，並自號曰潛廬居士。更常自嘲自己是「朝隱」，謂自己隱於朝也。

凌平日穿西服，剪平頭，食宿均極儉省，唯一的嗜好是吃鷄湯掛麵，這是他認為的最佳享受。他對於無政府主義、馬列主義，有深刻的研究，也正因為他有深刻的研究，他反共也最激烈。

凌鈺生活雖簡樸儉省，對於革命黨人及其遺孀，都極照顧。平常家中雖無佳餚，但因照顧同志及遺孀，總是「高朋」滿座，席開數桌。同志張連生，因膀胱炎貧病交加，他也竭力援助。家庭中最高的消耗記錄，四天中竟吃了一石米。（一石合十斗，約一百四十斤）其生性之豪邁曠達，於茲可知。他的獨生女凌國治在學校中讀書時，衣食不周，凌常對她說：你的父親很窮，使你

受了很多苦。但你苦得高，苦得傲。別人會用讚佩的眼光指着你說：「這是某人的孩子。」如果你的父親有錢有勢，你吃得好，穿得好，別人指着你說：「這是某人的孩子。」那時你的臉上未必光采。

凌鈺晚年虔研佛經，並以吟詩作句消遣，所作詩集文稿甚多。

凌鈺在病前更集唐詩句，完成一詩集。該詩集係集合唐詩中之詩句，敘述其生平革命事蹟，中間涉及許多當時革命內幕史實，均為外人所不知的祕辛。這些史實和細節，都在每句詩下面，親作註解，使讀者一目了然，明其深義。

這本集唐句詩集完成後，凌題名為「潛廬居士革命史實詩」。是一本很有價值的革命史詩，可惜凌死後，孤兒寡婦扶柩返河南故里，適值原籍固始縣重修縣誌，需索縣人凌鈺之生平及手稿資料參考，凌夫人將手稿出借，不久天下大亂，從此這些手稿一去不返，杳如黃鶴。如今追思往事，懊悔莫及。

凌於民國三十五年在南京逝世，為抗戰勝利還都，第一位革命元老凋零者，死時年六十八。當時舊識故友，組織治喪委員會，為其辦理後事，居正、陳紫楓等，均為其革命時結拜的八兄弟之一，出力甚多。

先總統 蔣公，特派中央黨部副秘書長鄭彥棻為代表，參加祭奠，靈堂晚聯，琳瑯滿目，所睡桐棺，楠木質，為當時之上品，凌鈺能得此死後風光，亦算死得其時，死得其所了。

（本章完，全文待續）